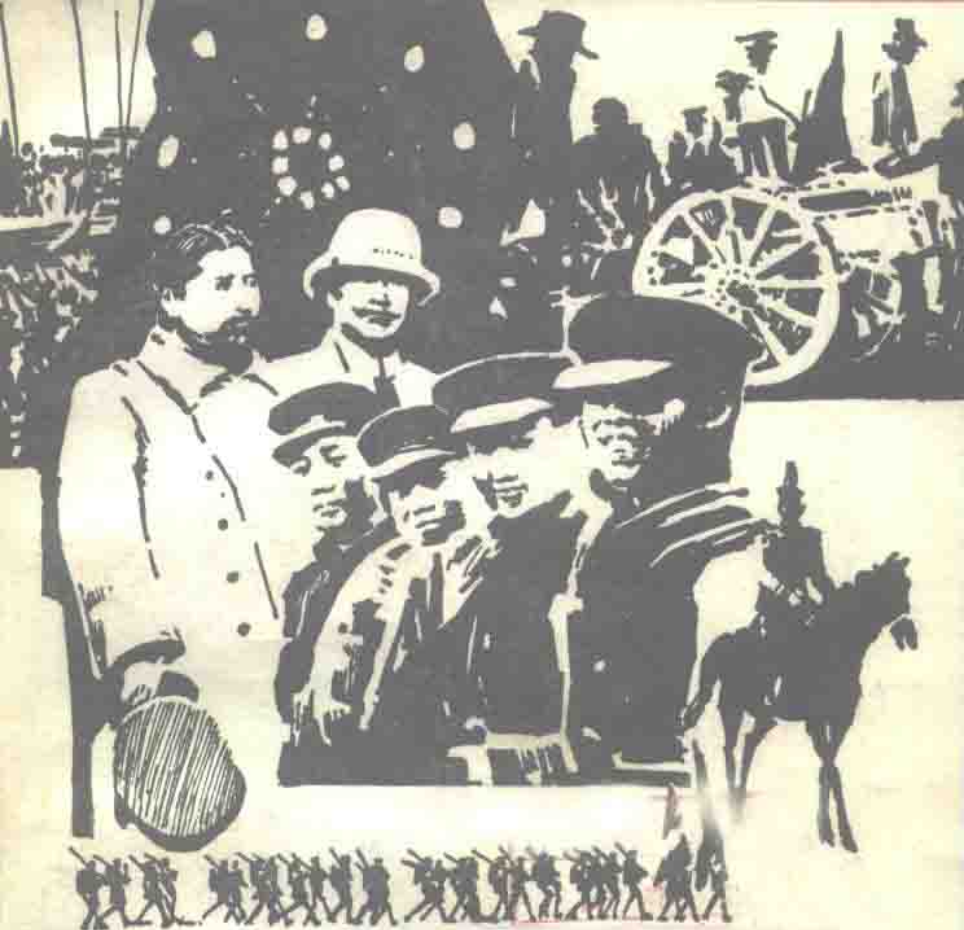




辛亥风云录

任光椿著

XINHAIFENGYUNLU 上册

任光椿著

辛亥风云录

上

湖南人民出版社

任光椿著

辛亥风云录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辛亥风云录

(上、下册)

任光椿 著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3年7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2次印刷

字数：696,000 印张：31.125 印数：48,601—73,100

统一书号：10109·1574 定价：2.80元

目 录

楔 子	悲壮的沉思.....	(1)
-----	------------	-------

第一卷 转 折

第 一 章	风云初会.....	(6)
第 二 章	炼狱.....	(15)
第 三 章	火种在地下运行.....	(35)
第 四 章	他度过了第一次风险.....	(48)
第 五 章	苦闷与徬徨.....	(60)
第 六 章	汇合.....	(72)
第 七 章	生者与死者.....	(84)

第二卷 垂 亡

第 八 章	裂痕.....	(110)
第 九 章	紫禁城的丧钟.....	(124)
第 十 章	权力的角逐.....	(135)
第十一章	静静的洹上村.....	(149)
第十二章	幻灭.....	(166)

第三卷 羊城喋血

第十三章	战斗前的诀别·····	(195)
第十四章	年轻的起义者·····	(209)
第十五章	腐蚀·····	(225)
第十六章	搏斗·····	(242)
第十七章	南国的仲夏夜之梦·····	(258)
第十八章	九龙锄奸·····	(271)

第四卷 武昌首义

第十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89)
第二十章	刘公解囊·····	(306)
第二十一章	吴静玉之死·····	(319)
第二十二章	黎明前的殉难者·····	(339)
第二十三章	奇迹般的胜利·····	(355)
第二十四章	苦果·····	(372)

第五卷 挣扎

第二十五章	绝望的挣扎·····	(388)
第二十六章	北国兵变·····	(406)
第二十七章	袁世凯出山·····	(424)
第二十八章	红罗厂的枪声·····	(439)

第六卷 阳夏保卫战

第二十九章	“黄兴到”	(454)
第三十章	淅沥的秋雨	(470)
第三十一章	在战火血光中	(485)
第三十二章	功败垂成	(499)
第三十三章	“都付与鄂江潮”	(516)

第七卷 江浙风云

第三十四章	江湖英豪	(529)
第三十五章	攻打制造局	(543)
第三十六章	四明山中	(560)
第三十七章	革命与苦闷	(576)
第三十八章	攻克南京	(593)

第八卷 民国诞生

第三十九章	孙中山归来	(609)
第四十章	美丽的泡影	(625)
第四十一章	谋杀	(642)
第四十二章	社会党的兴衰	(658)
第四十三章	退让	(676)

第九卷 蜕变中的北京

第四十四章	皇朝的终结	(696)
-------	-------	-------

第四十五章	权柄又移到了北京·····	(716)
第四十六章	京华才俊·····	(733)
第四十七章	孙黄北京之行·····	(749)
第四十八章	圈套·····	(766)

第十卷 宋案与讨袁

第四十九章	湖湘行·····	(784)
第五十章	他倒在血泊中·····	(802)
第五十一章	再次流亡·····	(819)
第五十二章	重新开始·····	(835)
第五十三章	在美国·····	(853)

第十一卷 皇帝梦的破灭

第五十四章	窃国者的谋略·····	(868)
第五十五章	蔡锷出京·····	(885)
第五十六章	袁世凯之死·····	(901)

第十二卷 归 宿

第五十七章	奔向祖国·····	(916)
第五十八章	两袖清风出夔门·····	(930)
第五十九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944)
第六十章	将星之陨·····	(958)
第六十一章	英灵返故乡·····	(973)
尾 声	期待着后来者·····	(988)

第二十九章 “黄兴到”

坚持下去！我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自由；一次两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失败，都算不了什么。

——惠特曼

87

十月二十七日，几名骑兵，骑着挂有红缨铜铃的快马，从武昌革命军政府的大院内飞跑出来，分头向各条马路和大街驰去。每个骑兵手中都擎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用朱墨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黄兴到”！

骑兵们一边赶着马儿飞跑，一边激动地呼喊着重，

“黄兴到啦！”

“大革命家黄兴到啦！”

“革命军领袖黄兴到武昌来罗！”

军马沿着各条马路、沿着一条条大街、沿着十里江堤飞驰着。大旗在风中招展，发出啪啪的响声。

这响彻武昌城的呼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一下子就使这座笼罩在混乱与失败情绪中的革命首义之城重新沸腾起来了。

弥漫全城的惶惑与颓丧情绪一扫而光。革命党人们重又扬眉吐气了。

市民们也都自动地插出了欢迎的旗帜。整天整晚，满城都响彻了鞭炮声和欢呼声。武昌城内一片欢腾。

黄兴是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的。他当即通过密码电讯与远在美国典华城的孙中山先生进行了联系，并绕道上海，在上海红十字救护队负责人张竹君医师的协助下，化装成救护队员，随该队乘长江客轮，通过清军水师的重重封锁，日夜兼程赶到了武昌。随行的有他的妻子徐宗汉和中部同盟会总部的宋教仁、刘揆一等人。

在武昌，他受到了全城军民的热烈欢迎。但是，他没有停留，只是到都督府去与黎元洪见了一面，当天就赶到汉口去，视察战事情况，并在汉口满春茶园建立了临时总司令部办公处。

这时，清军总统冯国璋率领的两镇精兵已经从北面和西面呈半月形将汉口紧紧围住。清军的马炮队也已由涇口进驻大智门车站，在玉带门、大智门一带列下炮阵。自礄口至张美之巷以及跑马场一带市街尽为清军占据。而革命军方面，指挥无人，各自为政，形势十分危急。

黄兴掌握战线情况后，立即命令青山要塞和凤凰山两处的炮队，集中火力猛轰刘家庙、大智门火车站及敌军炮兵阵地。当晚便将清军赶出了大智门，摧毁了清军的炮兵阵地，俘虏清兵五百余人，取得了初战的重大胜利。

双方的枪炮声，直到午夜才停止下来。

参谋长李书城和居正、何成浚、胡瑛、刘揆一等督战员都到各标营查哨布防去了。黄兴紧张战斗了一天，衣帽上沾满了尘土，正精疲力尽地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吃护兵给他送来的

一杯咖啡茶，一碟面包，一袋牛肉干和一袋葡萄干，吃得十分有味。

宋教仁带着一个青年军官进来了。

宋教仁一到汉口，黄兴就让他同胡瑛一道找各国领事馆联系，争取各国领事支持革命军政府。他体质文弱，奔跑了一天，更加感到疲累，一进来，就倒在沙发上，连声道：“累坏了，累坏了，有什么吃的没有？”

黄兴忙让护兵再拿两份咖啡面包来给他们吃用，一面向宋教仁询问与各国领事馆联系的情况。

宋教仁一边喝咖啡，大口大口地吞吃着面包、牛肉干和葡萄干，一边笑道：“无问题，无问题。我同胡瑛两人把各国驻汉领事馆都跑到了，反复向他们说明了我们革命的宗旨和保护外侨外商的决心，总算让他们都安下心来了。各国领事都已向我们担保，在清军和我们革命军之间严守中立，决不支助清廷官兵。我们想，这样也就行了。外国人也很有狡滑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优势，想要他们明确支持我们是不可能的。”

吃完了一个面包，又喝了一杯咖啡，宋教仁不再那么狼吞虎咽了。他拈了几粒葡萄干，放在口里慢慢地嚼着，一边面带忧郁地说道：“大哥，我们虽然才来了一天，可是，我总觉得这里的情况有些不对。共进会、文学社互相斗得很厉害。蒋翊武是个老实人，对革命也很忠诚。但是，他是外省人，资历又浅，难以服众。孙武、张振武两个人都很跋扈，互不服气，明争暗斗。孙武是军政部长，自恃发难有功，又是本地人，对文学社人员排斥太甚。这次，我们来，他也很冷淡，不太欢迎的。军队、武器、弹药都在他们手里，如果处处掣肘，那就很难办了。我想了很久，觉得大哥应该向黎元洪、孙武等明确提出，要么给大

哥以全部指挥权，军政部要置于大哥指挥之下，军令统一，步调一致，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要么我们干脆走了算了，到南京去起义。南京虎踞龙蟠，处江浙富裕之地，为历代国都所在，夺取了南京，与江夏相呼应，大局就有希望了。”

黄兴端着咖啡杯，沉吟了片刻，摇摇头道：“你说的情况，我也觉察到了一些。不过，革命初起，存在这种混乱现象也是很自然的。武昌的同志们首举义旗，获得成功，对革命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尧卿、尧鑫、济武等都是鄂人。将来革命成功了，各省自治，鄂省事也应当由他们去治理。我不想与他们争什么权位。这次战事，成败利钝是难以逆料的，我也只是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罢了。个人荣辱，何足计较。”说到这里，他沉思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不过，你想到宁沪去发动起义，这主意是很对的。武汉平原之地，无险可守，如江、浙、皖、赣不能夺得，武昌孤城，独立无援，也很难久守。而且你是学法政的人，将来对国家很有用。打仗不是你们的事，不要在这里白白牺牲。这里外交之事已获成功，你明天就可以过江去，再帮他们在革命行政和法制方面出些主意，把你为他们起草的《鄂州约法》通过颁布后，就可以回上海去了。你到上海与李协和、陈其美诸君商议，早日夺取江宁，方为上策。再过一段时间，等孙先生从国外回来了，这里的战事无论胜败，我都是要回到那边去的。”

晚餐吃完了，正事也谈完了。宋教仁才掏出手巾来，擦擦嘴唇，擦擦手，强笑着对黄兴说道：

“大哥，你每日在枪林弹雨中行走，这里的人员又杂，时时都可能有危险。我走后，你要多多留神保重才是。这里，我给你找了一名最理想的助手。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他的。我说的

就是这位青年同志、我的朋友——”

黄兴一身疲劳，刚才只顾吃东西和同宋教仁谈话去了，竟没有望一眼宋教仁身边的那位年轻人，以为只不过是宋教仁的一般友伴或普通随从罢了。现在，经宋教仁郑重介绍后，他才转过头来，认真地把这个年轻人打量了一番。

他的眼光立即就被这青年的端庄面容和英俊、挺拔的身姿吸引住了。

这年轻人看上去大约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光景。他的军衣和军帽都揉皱了，布满了尘土，显然是一个经历了今天下午和晚上这场恶战的人。但是，风尘和疲劳都丝毫未减弱这年轻人的青春的光辉，也改变不了他天生的俊美。他的脸色依旧是红润的，是那样的光彩照人。他的眼睛清澈明晰，黑白分明，眼波流动，顾盼生姿，是那样的透着俊气和聪明。他的整个仪容，是那样的秀美绝伦。加上一身十分合体的军装，使他宽阔雄厚的胸膛显得更加宽厚；紧束的腰皮带，把他结实挺劲的腰肢显得更加挺拔。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英俊、健美之感和生气勃勃的印象。

宋教仁又笑着说话了：“怎么样，不错吧？说起这位小兄弟、小同志，来头可大啦，说出来你也会高兴的。他原是谭嗣同谭复生先生身边的人，与唐才常、林圭、秦鼎彝、蔡锷、石陶钧等都是朋友，这些人不也都是大哥的熟人和好友吗？”

黄兴一听，果然十分高兴。他两手扶着那青年的肩头，偏着头左右端详了一阵，才连声说道：“啊，知道了，知道了。你叫罗英，是吗？对，我猜对了。我早就听佛尘、良寅讲到过你，原来你竟是这个样子！好！欢迎你留下来，我们一起为民主共和而战。来日有空，我还要找你比赛比赛射技咧。”

罗英笑谢道：“总司令过奖了。我早就听人说过您，当年在日本东京神乐坂武术会演习射靶时，百发百中，获得的银奖牌把书桌都堆满了。我算什么，怎敢与您比赛射技？自从复生师殉国之后，我一直在上海各报馆做事，复生师原来教给我的一点技艺，也都丢生了，今后还要请总司令多多指点。”

黄兴听了，连连摇手笑道：“哎呀，你快莫这样叫了。什么总司令，我生平最讨厌做官，也最怕人家叫官衔。现在是打仗，为了军令统一，不得不接受这玩意儿。一旦仗打过了，我就要把它全扔掉的，去当一个自由民多好。今后再不准你这样喊了。你——”他偏着头望着罗英，摸了摸自己的下颏，停了一会儿，才把大手一挥，说道：“这样吧，你今后就象逖初一样，叫我大哥吧，怎么样？”说着就拿眼睛望着罗英，等着他回答。

罗英见这位中外驰名的革命党领袖、堂堂的战时革命军总司令，初次见面就这样亲切爽快，正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宋教仁已经拍着他的肩头，笑道：“好！小英子，我看叫大哥好。今后你就叫我二哥好了。往后你们在一起，无论是他教你的学问技艺也好，你当他的助手、副官也好，大家亲热些，少讲些虚礼，事情好办得多。你快叫呀，还呆着做什么？”

罗英无奈，只好红着脸叫了一声“大哥”、“二哥”，把黄兴、宋教仁都逗乐了，高兴得抒怀畅笑起来。

他们让护兵进来收拾了餐具，三个人又上楼去谈话。这时，从窗口望出去，还可以望见远处清兵在汉口市郊纵火焚烧民房燃起的火光，可以听到远处清兵散勇乘夜深出来抢劫商户发出的枪声和呐喊。

第二天黎明前，他们就醒来了。

宋教仁根据昨夜商量好的计划，一起床就过江去了。他准备就民政方面的事情再与黎元洪、汤化龙等磋商一下，便立即赶回上海去，参加筹划攻打南京的行动。

刘揆一也被黄兴派遣，连夜赶往湖南去找谭人凤、焦达峰等，争取援兵去了。

黄兴与李书城、蔡济民等各路督战员简单商议了一下，立即分头前往各标协，发动各营士兵，向西北两面清军发起猛烈的反攻，准备把清军全部赶出汉口。

开始，战事还进行得很顺利。民军英勇奋战，杀声震天。清兵一听到喊声，便吓得丢枪而逃。民军则乘胜追击，夺取了清兵许多阵地、大炮和枪械。谁知，清军绝灭人性，在惨败之下，竟到处放起火来。当时又正刮着西北风，风助火势，火仗风威，那冲天的烈焰，卷着火舌，咆哮着匝地燃烧过来，下自蔡家巷，上至硃口，千街万弄的汉口市区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清兵赶来增援的炮队，又在张家堤闸口一带，用引火弹袭击民军，使更多街道与房屋遭到焚毁。

黄兴带着罗英和几名护兵，站在满春茶园阳台上督战，望着满城烈焰，听到满街哭声，心中十分不忍。他们每个人都咬牙切齿，心中痛恨敌人太无人性。这时，武昌都督府黎元洪已经知道袁世凯南下，清军大量援兵赶到，汉口无险可守，形势不利，连续几次亲自打电话来，要求黄兴立即过江去商议对策，并让黄兴命令全部民军立即撤出汉口，退守汉阳，准备再战。

黄兴一来因为自己昨天刚到武汉，情况不明，指挥不便；加上前一段民军指挥员在作战中伤亡惨重，建制已遭破坏，难以继续作战；再者又不忍让汉口这样繁盛的都市，遭到战火毁灭，化成一片焦土，所以他只好接受了黎元洪的要求，下令撤军，并要求各标协在撤退前，尽力扑灭火灾，救出受灾的民众。

火焰与枪声越来越近了。黄兴亲自向各协下达了撤军命令，又布置司令部人员作好撤退准备后，才带领罗英和二十名护兵，亲自掩护司令部人员向江边撤退。

从万春茶园到江边并不太远。他们一路上却遇到了不少逃难的市民，有的往汉阳方向逃去；有的挤在江边，想找到船只渡江，呼号哭啼之声，不绝于耳。

武昌派来迎接黄兴的专轮早已停在江边，升火待发。只是码头上却还停着一些伤兵担架。抬担架的民军士兵们要求让伤员上船，正与火轮上的卫兵、水手们大声争辩，吵闹不休。

黄兴见了，一面上前劝阻，一面亲自动手与罗英和护兵们一道，抬着担架，送伤兵们上船。船上的卫兵、水手们见总司令如此动作，才不敢再作声了。有的内心惭愧，也帮助动起手来。那些伤兵和担护伤兵的士兵们，看到这种情形，也都深受感动。

火轮跳板窄狭，舱房低隘，又怕碰痛了伤兵，十几副担架，搬运了一个多小时，才全部送进船舱，安置妥贴。

这时，江岸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一队清兵已经冲到了岸边。

清军发现了火轮上的民军和伤兵，立即用机关枪向火轮扫射，而火轮却无法离岸，原来有一条尾缆还套在码头的铁桩上，忙乱中竟未能取脱。火轮被铁缆羁绊着，虽然开足了马力，也只能在岸边游动，却无法向江心开去。

黄兴一面指挥二十名护兵，向岸上还击；一面让人们把伤员们都转移到底舱去。双方对射了约数十分钟，火轮仍然无法离岸，而岸上的清兵却越来越多，形势也越来越危险。

罗英一直站在黄兴身旁。他看到情况危急，不能再拖延了，连忙一边取掉身上的佩剑，脱去脚上的皮靴，一边对黄兴道：“大哥，我去取掉缆绳。”

黄兴急忙拉住他说：“不行，那太危险了！”

罗英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再拖下去，不仅十余名伤员会有危险，连你的性命和二十名护兵弟兄的生命也难保全。那样牺牲就更大了。我水性好，不会有问题的。”说完，挣脱黄兴的手，就跳进了汹涌的江水之中。

黄兴见罗英已经下水，急忙指挥二十名护兵，分两班不停地轮射，压住岸上清军的火力。黄兴自己也双手持枪，进行点射，亲自为罗英作掩护。

罗英鼓足气力迅速游到了岸边。岸上的清兵早已发现火轮上有人跳水。他们开始用机枪扫射。但是机枪手很快就被黄兴百发百中的枪弹击中了；换一名又被击中，换一名又被击中，连续换了三名，都被黄兴一一击毙，机枪也被打哑了，失去了作用。其它清兵的步枪火力，也都被火轮上的轮番齐射压了下去。

罗英游到岸边后，利用清兵火力间隙，一跃上岸，飞快地向缆桩跑去。这时，岸上的清兵已被轮上火力封锁，无法下来。清兵的火力又被码头石岸挡住，埋铁桩处成了死角，无法射中罗英，眼看只要几分钟功夫，就可以脱掉缆绳，让火轮脱险了。不料，这时从码头左侧堆栈后面，突然又钻出了三名清兵，悄悄地向罗英身后扑过去。

罗英这时已经取脱了缆绳，忽然听到黄兴一声惊喝：“罗英，